

政治经济学原理

〔英〕馬尔薩斯著
厦門大学經濟系翻譯組譯

商 务 印 书 館





政治经济学原理

〔英〕马尔萨斯著

厦門大学经济系翻譯組譯



商务印书馆

1962年·北京

T. R. Malthu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根据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INC, 1951 版翻譯

政治经济学原理

[英] 马尔萨斯著

厦门大学经济系翻譯組譯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7号)

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印装

(KZ) 统一书号: 4017·44

1962年12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70 千字

印张17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9) 1.60 元

評馬尔薩斯的經濟理論

(一)

《政治经济学原理》是臭名远揚的英国反动经济学家馬尔薩斯的主要著作之一，出版于1820年。在这本书出版之后，馬尔薩斯还写了两本政治经济学著作——《价值的尺度》（1823年）和《政治经济学定义》（1827年），对《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的庸俗观点作了进一步的發揮。馬尔薩斯死后，他的朋友奥托主教根据馬尔薩斯遺留下来的手稿和备忘录对《政治经济学原理》作了补充，于1836年出版了該书的第二版。我們手头的这本书就是根据第二版翻譯出来的。

馬尔薩斯是出身于土地貴族的一个牧师。1798年为了反对法国革命和葛德文的学說，对产业革命后出現的失业和貧困現象进行辯护，他写了《人口原理》一书。这本书博得了英国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欢迎，馬尔薩斯由此开始出名。在此之后，英国资产阶级和土地貴族之間发生了有关谷物法的斗争，这个爭論引起了对谷物关税、地租的产生及其对谷物价格的影响等問題的討論。馬尔薩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場极力维护谷物法，先后发表《論谷物法的影响》（1814年）和《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的研究》（1815年），在这两本著作中，馬尔薩斯的一些庸俗经济观点已经形成。1817年李嘉图发表了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及賦稅原理》一书。在該书出版后的三年，馬尔薩斯就写成了《政治经济学原理》，与李嘉图的经济学說相对抗。

馬尔薩斯所以反对李嘉图的经济学說，完全是出于他的极端反动的地主阶级立場。我們知道，李嘉图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的完成者。他抛弃了亚当·斯密的价值理論中的錯誤观点，吸取了其中的科学因素，确立了劳动价值論，并从此出发闡明了工資和利潤、利潤和地租的对立。李嘉图所以能够得出这种具有科学价值的結論，是因为他站在当时代表着新的生产方式的資產階級立場，抱着形而上学观点，深信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最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式。在他看来，只要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牺牲其他階級的利益是在所不惜的。李嘉图在科学上的“无顾虑性”（馬克思語），使他得出了上述的結論。而馬爾薩斯是土地貴族的代言人，他的思想是极端反动和保守的。在李嘉图的理論中证明地主占有地租和谷物价格的上涨，引起了名义工資的上升和利潤的下降，妨碍了資本积累，对社会生产起了不利作用，他們的利益是和社会利益相矛盾的。馬爾薩斯作为地主貴族的辯護士，当然不能容忍李嘉图这种反对地主利益的观点。他极力为土地貴族的利益辯護，企图证明土地貴族的存在对資本主义的发展是完全必要的，資本主义的发展只有有利于这个階級才是可能的。馬克思写道：“他在1815年关于保护关税和地租所发表的諸著作是为了证实他以前关于生产者貧困所提出的辯護；特别是为保护反动的土地所有权而反对‘开明的’、‘自由的’和‘进步的’資本，最关重要的是給英国立法界为保护貴族利益而反对产业資產階級所策划的退步工作，予以辯護。最后，他那部反对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本质上就有这种目的，即把产业資本的絕對要求以及它的生产力借以发展的規律，限制在从土地貴族、馬爾薩斯所隶属的国教会、政府官吏、租稅的消費者观点看来是‘有利的’、‘合乎願望的’范围之内。”^①同时，李嘉图从劳动价值論引出了工資和利潤对立

① 馬克思：《剩余价值學說史》第2卷上册，參閱三联书店1951年版，第299頁。

的學說，具有敏銳的反革命階級嗅覺的馬爾薩斯看出了這種觀點對土地貴族和資產階級的不利和危險，它將授給工人階級反對統治階級的理論武器。事實上，在當時以歐文為代表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也正是以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為理論基礎提出了他的共產主義學說。恩格斯寫道：“在二十年代，有許多文獻，在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利用李嘉圖的價值學說和剩餘價值學說，以攻擊資本主義生產，利用資產階級自己的武器來與資產階級鬥爭。……歐文的共產主義，在他以經濟學的論戰的姿態出現時，也完全是以李嘉圖為基礎。”^①因此，馬爾薩斯一方面為維護土地貴族的利益反對資產階級；另一方面為了維護土地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共同利益反對工人階級，就把推翻李嘉圖的經濟學說作為自己的任務。

正如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是東剽西竊而成的一樣，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也是從亞當·斯密、安特生和西斯蒙第等人的著作中剽竊一些適合他需要的觀點加以拼湊而成的。馬克思在評馬爾薩斯的經濟理論時寫道，他的庸俗，“第一，是表示在他的無恥的職業的剽竊手腕上面。第二，是表示在他由科學前提引伸出來的有所顧慮但不是無所顧慮的結論上面。”^②馬克思所指出的這兩點在這本書中表現得極為明顯。

《政治經濟學原理》全書分為兩卷。在第一卷中討論所謂財富的性質，其中包括他的庸俗價值論，並且從這種庸俗價值論出發論證了他的如下觀點，地租是自然產生的，工資是取決於對勞動者的供求；利潤是從交換中得來的。他完全否定了李嘉圖的工資和利潤對立、利潤和地租對立的結論。在第二卷中討論所謂財富的增長，其中主要闡明他的實現論，企圖證明只有不從事生產的消費者

① 恩格斯：《資本論》第2卷編者序，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7頁。

② 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史》第2卷上冊，三聯書店1951年版，第296頁。

——土地貴族的存在,才能够实现剩余价值,避免生产过剩危机。

(二)

馬尔薩斯反对李嘉图是从价值学說入手的。我們知道,劳动价值論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論基础和出发点。亚当·斯密在历史上最初提出了較为系統的价值理論,指出“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是,斯密除了正确地指出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它所耗費的劳动之外,又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它所购买到的劳动决定的,甚至离开劳动价值論得出了另一結論:商品价值是收入即工資、利潤和地租决定的。斯密所以在价值理論上产生了混乱不清的观点,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不知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雇佣工人所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因此当他从分析商品交换轉到資本和劳动相交换时,就碰到在他看来是无法解决的矛盾。即資本和劳动交换假使是按照价值規律进行的,那么資本的利潤是从何处得来的?如果說資本的利潤是不等价交换的結果,那么这就表明价值規律受到破坏或不起作用了。換句話說,他不能把資本和劳动的交换同价值規律統一起来,因此产生了对价值的不同解释。斯密对价值的这些相互矛盾的不同观点,就构成他以后的资产阶級经济学不同派別的不同出发点。如上所指出,李嘉图的主要功績之一就在于他批判了斯密的錯誤观点,坚持生产中耗費的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虽然如此,但是李嘉图不但沒有解决斯密所感到的上述矛盾,而且由于他把价值和生产价格等同起来,因而又产生了另一个无法解决的困难,即为什么資本的利潤不是取决于企业所使用的劳动的多寡,而是同等数量的資本取得同等数量的利潤。恩格斯曾指出这两个矛盾是使李嘉图学派陷于解体的原因。馬尔薩斯就是利用这种矛盾来推翻李嘉图的劳动价值

論。與李嘉圖相反，他吸取了斯密的商品所能購買到的勞動決定商品價值和收入決定價值這兩個錯誤觀點，建立了他的庸俗價值論。馬爾薩斯為地主階級辯護的整套理論就是立足在他的庸俗價值論的基礎之上的。

按照馬爾薩斯的看法，價值有三種不同的含義：“（1）使用價值，這可以界說為物品的內在效用。（2）名義交換價值，或價格，除特別指明其他物品外，這可以界說為以貴金屬來估量的商品的價值。（3）內在的交換價值，這可以界說為由內在原因所產生的購買力。在沒有其他說明的时候，物品的價值總是指這種意義上的價值而言。這種定義的價值恰恰等於根據占有欲望和獲得的困難而決定的商品的估價；並且和我的《政治經濟學定義》一書中商品的交換價值的定義完全一致，就是，在任何時間和任何地點，商品的估價總是決定於需求和供給的相對狀況，而且通常是決定於基本的生產成本。”從這一段話中，我們已經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馬爾薩斯的價值理論是什麼貨色了。首先，他完全不知道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的區別，也不知道交換價值和價格之間的聯繫。他把價值理解為交換價值，因此他所注意的只是價值的現象形態，而不注意這些現象形態的基礎。這一點幾乎是所有庸俗經濟學家的特色。他把交換價值和價格劃分開來，不知道兩者都是價值形態，價格不過是交換價值最發達的形態，荒謬地把它分成什麼名義交換價值和內在交換價值。其次，他既然把價值看為是交換價值，自然地就會得出供求關係決定價值的謬論來。因為交換價值雖然是由價值決定的，但是它受供求關係的影響。在供求關係影響之下交換價值圍繞着價值擺動正是在私有制經濟中價值規律的必然的和唯一可能的形式。馬爾薩斯把交換價值當作價值來研究，就勢必把供求關係看作是決定價值的東西。在本書第二章第二節他就展

开了庸俗供求論的观点。馬尔薩斯的供求論在经济学說史中可以說是較為系統的。

我們知道,供求論主张价值是由供給和需求的对比决定的。但是假使商品的供給和需求相符合,商品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对供求論者來說,这个問題是回答不了的。从下面引证的一段話,可以看出馬尔薩斯是知道这个困难的所在,并且企图逃避这个困难。他写道,“需求的实际程度和供給的实际程度比較起来,二者总是大致相等的。如果供給总是很少,需求的程度就不能提高;如果供給总是很多,需求的程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将比例地按照急待脫售的願望所引起的价格下跌而提高,最后消費将等于生产。所以,在这种意义上,供求比例的变动不可能发生。”因此,“絕對有必要在一开始就弄清楚,那完全决定商品价格的供求关系的变化,究竟是什么性质”。为了补救供求論的这个致命的缺点,馬尔薩斯提出了商品价值取决于“需求强度”的論点。他写道,“不論需求者对一种商品的购买願望和能力如何的大,如果这种商品能用低价购得,誰也不願付出高价去购买;因此,如果卖者的能力和竞争继续使他們按低价供給市場以所需数量,需求的全部强度就不会表現出来。”“如果完全靠劳动可以获得的一定数量的商品,变得更加难于获得,以致非付出更大的努力,就无法获得,这时候我們就可以把所使出的更大努力单纯看成是一种較大的需求强度的表現”。他所說的需求强度是什么呢?这从他对需求和供給所下的定义可以找到答案:“人們对于任何商品的需求可以解释为,人們对于該商品的具有一般购买能力的购买願望;供給可以解释为具有出售願望的待售商品的数量。”这就是說,所謂“需求强度”不外是指具有购买力的願望而已。这种“具有购买能力的願望”的变化显然是依存于商品的价格的,它是以商品价格的存在为前提的。这样一

来，不是需求强度决定商品的价格，反而是价格决定需求强度了。馬尔薩斯想用“需求强度”证明价值并不是单纯取决于供求数量的对比，在供求对比以前已经由“需求强度”决定而有价格了。他企图借此逃避供求論者的困难。可是在他想爬出这个窘境的时候，却跌进了循环論的泥坑：商品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供求关系又是以价格为前提。

馬尔薩斯认为商品价值决定需求和供給的状况，而需求本身又是以价格为前提。那么这种需求所依存的价格又是怎样决定的呢？于是他轉来轉去又从供求論轉到生产費用論上来了。馬尔薩斯的价值理論实际上不过是供求論和生产費用論的混合产物。但是，他认为“供求关系就是决定市場价格和自然价格的最主要的因素；而生产費用只能处于从属地位，也就是仅仅在影响供求的通常关系的場合，才能对价格发生影响”。他还写道：“我們都承认，生产費用下降时，价格总要几乎普遍地跟着降低；但是具体說来，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商品价格下降呢？”“这是由于实际已有的或者可能有的供給过剩。我們都承认，当生产費用增加时，商品价格跟着上升，但是，具体說来，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价格上升呢？”“这是由于实际已有的或者可能有的供給不足”。不难看出，馬尔薩斯这个論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生产費用的减少，并不一定会引起供給的过剩；生产費用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引起供給不足。在生产費用下降的場合，使商品价格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商品价值下降和价值規律的作用。我們再来看看馬尔薩斯所謂的生产費用是什么东西。按照他的說法，生产費用就是由工資、利潤和地租决定的。他写道：“任何可以交換的商品的通常价格，可以认为包括三个部分——在生产中所雇佣的劳动者的工資；使生产得以便利进行的資本的利潤；地租，即使用地主的土地的肥力的報酬。”馬尔薩

斯的这种观点是和薩伊的生产三要素——劳动、資本和土地的庸俗学說密切相联系的。它不过在于证明,价值不仅是由劳动,而且也是由資本和土地的活动与耗費所創造的。其目的乃在于否定資本主义的剝削。

馬尔薩斯在說明影响和决定商品交换价值的原因之后,就轉到了所謂价值尺度的問題上。在他看来,价值的决定原因和价值尺度是两个不同的問題,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两者才能适当地由同一物品表現出来。在討論这个問題时,他极力反对以商品生产所耗費的劳动作为价值尺度。他认为,只有在只使用劳动就能生产商品的場合,生产商品所耗費的劳动才是价值尺度。但是这种情况是极为少有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們不仅使用劳动,而且使用資本进行生产。使用資本生产就要求得到利潤,这种利潤势必成为价值的一个原因,他写道:“在很早的时期,利潤就作为供給的必要条件,广泛地被考虑在交换价值之内。”利潤是由在生产中所耗費的劳动决定的商品价值的扣除而产生的;但是李嘉图认为同等資本取得同等利潤,資本利潤量的大小是由資本周轉的快慢决定的。这样,前后就发生矛盾了。馬尔薩斯就利用这点否定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論,认为商品所耗費的劳动不能作为价值的尺度。他吸取了斯密的价值論中的錯誤观点,断定作为交换价值的尺度的是商品所能换取的劳动。按照他的說法,商品所能支配的劳动可以表示商品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加上利潤。他說道:“商品的价值平均說来是由于它們的自然和必要供应条件决定的。我說这些条件就是商品中所包含的积累的和直接的劳动,加上全部垫支项目在垫支期間的一般利潤。……商品一般所能支配的劳动量必然可以代表和衡量其中所包含的劳动量和利潤。”虽然馬尔薩斯在这里說明了資本和劳动交换是不平等交换,它能够支配比自身价值

更大的劳动,然而他錯誤地把貨幣或商品当作資本的价值增殖,即它当作資本在这一种特殊机能上所有的价值,和商品本身的价值混同起来。从而,把利潤看作只是商品所售卖的价格超过它在生产中所耗費的劳动的产物。斯密和李嘉图不能解决的矛盾,被他用庸俗手法加以解决了。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曾对他的庸俗价值論和剩余价值論作了一个总结的說明:“一个商品的价值,是由购买者为这个商品所支付的价值构成;他所支付的价值,等于这个商品的等价(价值)加这个价值以上的超过額即剩余价值。庸俗的見解就由此发生了。利潤是由这样成立,即,商品的卖价,比买价更貴。购买者购买它时必须使用的劳动或对象化劳动,比它費于售卖者的更多。”^①这样,資本主义的剝削就完全消失不見了。在这本书中,馬尔薩斯极力抨击李嘉图的利潤和工資对立的論点。在他看来,利潤是高价出售商品得来的,而工資則是劳动的价值,它的水平取决于劳动者的供給和需求关系,所以两者之間并不存在对立的关系,在这里他是作資產階級的辯護士而反对无产階級的,同时又为他替土地貴族利益辯護,奠定了理論基础。这一点我們留待后面再說。

(三)

馬尔薩斯的地租理論在他的庸俗经济学說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为地主階級效勞的丑恶面貌在地租論上十分分明地表現出来。馬尔薩斯的地租理論在1815年他发表的《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的研究》这个小册子中已经形成。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章《地租》中所論述的观点基本上和前书是一样的,不过在一些枝节問題

^① 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第3卷,三联书店1951年版,第13頁。

上作了补充。上面說過，他的价值論是从斯密的著作中窃取来的，而他的地租論则是从斯密同时代的安特生的著作中偷来的。1777年安特生于英国爱丁堡出版了《关于谷物条例性质之研究》。在这本书中附带說明地租的性质，对級差地租作了研究。馬尔薩斯那本論地租的小册子就是在剽窃安特生的基础上写成的。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反对当时资产階級中所流行的地租是和社会各个階級的利益相抵触的观点。因为英国在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谷物价格上涨，工人工資虽然有所增加，但是仍然跟不上谷物价格的上涨，劳动群众的生活深受影响。有些地方当时发生了暴动。谷物价格的上涨和工資的增加，对产业资产階級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它降低了资产階級的利潤，而只有地主階級的地租却因谷物价格的上涨而激增。所以当时资产階級经济学界便起而攻击地主階級和他的地租收入。资产階級经济学家布哈南于1814年发行的斯密《国富論》中的注释和附录中就认为地租是由于对土地的垄断而产生的收入，它并不增加国民財富，只不过把它从一个階級轉到另一个階級手里。布哈南认为地租的增加是社会的損失。地主所得就是社会所失。它对消費者是一种剝夺。李嘉图则从与布哈南不同的地租論出发来反对土地貴族的利益。馬尔薩斯的地租論就是为反击他們的观点而提出的。

地租是什么呢？馬尔薩斯写道：“地租可以被界說为总产品中扣除各种耕种費用后归于地主的部分。”他认为产生这个价格的剩余部分的原因有如下三点：“第一，也是主要的，是土地的性质，基于这种性质，土地能够生产出比維持耕种者的需要还多的生活必需品。第二是生活必需品所特有的性质，基于这种性质，生活必需品在适当分配以后，就能够产生出它自身的需求，或者能够按其生产量的多寡而养成若干的需求者。第三是肥沃土地的相对稀少性，

或是天然的或是人为的。”从这一段話中可以看出，他把地租作为剩余价值的特殊部分变成了純粹由自然原因产生的，用他的話說，地租“是自然对人类的贈与”，是“上帝賜予人类的”，而不是农业中雇佣工人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从而一手掩盖了地主階級的剝削性质，也否定了它和資產階級之間在爭奪剩余价值上所存在的矛盾。馬尔薩斯极力想推翻当时流行的观点，即认为地主是一个普通垄断者，他的垄断对社会是有害的。在他看来，地租决不是由于普通垄断而产生的，它是由土地所生产的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这一点所决定的。按照他在《人口原理》中所闡述的一个观点：生活資料增加，人口必然增长；人口增长，就必然增加对生活資料的需要。所以，土地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和其他产品不同，它能够不断生产出对它自身的需要。其他产品如果生产过多，供給超过需求，价格就会下跌；如果供給减少，价格就会上涨。反之土地生产出来的生活資料就不会发生这种現象。他写道：“土地的肥力，是由于产生超过耕种者的需要的剩余的生活必需品，而赋予土地以产生地租的能力。生活必需品的特殊性质，則在生活必需品适当分配以后，由于增加人口創造需求，而有力地经常地使这种剩余产品具有价值。”所以，在馬尔薩斯看来，农产品价格超过生产费用的能力，也就是地租的产生，完全决定于土地的自然和人为的肥力，以及它的特殊性质，而不是由于垄断而产生的，相反的，普通商品的需求是独立于生产之外和生产无关的，这些产品的价格超过生产费用的能力，决定于垄断的程度和外界的需求程度。

在馬尔薩斯的地租論中，否认絕對地租的存在，他所論述的只是級差地租。他的級差地租是与土地肥力递减規律联系在一起的。这个臭名远揚的“規律”在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列宁的《土地問題和“馬克思的批評家”》中已经得到了彻底的批判。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地租的上涨是和社会发展的利益相矛盾的。馬尔薩斯則极力证明地租上涨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它是国富增长和社会进步的象征，按照他的看法，引起地租上涨的原因有以下几个：“(1)，資本积累使利潤降低；(2)人口增多使工資降低；(3)农业改良或劳动强度增加，以致一定产品所需的劳动者人数减少；(4)农产品的价格因需求增加而上涨，生产費用从名义上說来又未降低，以致这种費用和产品价格之間的差額扩大。”馬尔薩斯认为，前三点都会引起生产費用的降低，扩大农产品价格和生产費用之間的差額，从而使地租上涨。同时，由于資本增多，它必然会投向肥力較次的土地上去，开垦新土地。工資降低，同量的谷物能够供应更多的工人，使更多的劳动活动起来，过去不可能耕种的土地現在也可以耕种了。至于第四点，在馬尔薩斯看来，它还会給农业改良带来莫大的刺激，鼓励人們用更多的資本來垦荒和提高产量，促进农业的发展。总之，馬尔薩斯认为，地租不仅是地主阶级的利益，它給制造业带来了国内需要，是賦稅的最有力的源泉，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部分。地租增长促使新的土地不断开垦和旧的土地不断改良。它是繁荣和富裕增长的最确实的标志。馬尔薩斯作为土地貴族的忠实辯護士的面目在他的这种地租理論中是昭然若揭的。

(四)

这本书的第二卷是研究所謂財富的增长問題。其中所說的是关于他的市場和危机的理論。馬克思指出馬尔薩斯的这一方面理論是从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剽窃来的。西斯蒙第的著作是比这一本书早一年出版的。

馬尔薩斯的市場和危机理論是立足在他的庸俗价值和剩余价

值論的基础之上。为了了解他的謬論，必須先知道他关于財富和價值的一些看法。在他看来，財富指的是“对人类必要的、有用的和适意的物质东西”；价值是指人对所生产出来的种种物品的需求願望和购买能力。两者是不同的东西，价值增加并不表示財富的增加，財富增加也不表示价值一定增加。如果財富增加了，人們的需求願望和购买能力沒有增加，那么財富便无法继续增加，所以要使財富继续增加，必須价值能够伴随增加。馬尔薩斯进一步說道：“財富的增加是依存于生产，而价值即需求願望和购买能力的增加則依存于分配，因此財富和价值的关系也就是生产和分配之間的关系。只有生产和分配适当結合起来，資本主义生产才可以发展。”馬尔薩斯所說的分配并不是如李嘉图所說的所得的分配，而是产品在市場上实现的問題。所以，他的生产和分配又可以說是生产和消費的問題。在他看来，生产和消費之間的关系也就是供給和需求之間的关系。因此，所謂財富的增长應該和价值的增长保持一致，也就是生产和消費或者說供給和需求之間應該保持一致，只有这样資本积累才可以实现，資本主义生产才能够发展。

馬尔薩斯认为在資本主义社会中促进財富增长即生产发展的有如下三个重大因素：資本的积累、土地的肥力和節約劳动的新发明。但是在这些因素刺激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增加以后，这些增加的产品由誰来购买呢？如果没有购买者就会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他写道：“对生产最有利的三种重大因素是：資本的积累、土地的肥力和節約劳动的新发明。这三种因素在同一方向发生作用；由于它們都傾向于便利供給，而与需求无关，它們不可能单独地或者共同地对財富的不断增长提供充分的刺激。”“生产力無論怎样大，总不足以单独保证財富按比例增长。为了使生产能力充分发生作用，似乎还必須有其他的因素。这就是不受阻碍的对全部产品的有效

需求。”如果没有这种需求就会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这就是他的危机理论。不难看出，马尔萨斯关于危机产生的原因是在于生产和消费或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完全重复西斯蒙第说过的话。如所众知，资本主义危机并不在于生产和消费或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而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马尔萨斯反对李嘉图学派和萨伊否定危机的理论。李嘉图和萨伊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根本否定资本主义的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他们的论据是，在资本主义下，商品是和商品相交换的，供给就是需求，所以不可能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马尔萨斯对于这种错误观点加以反驳，认为物物交换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马尔萨斯写道：“事实上，商品决不是都和商品交换，很多商品是直接和生产性劳动或私人服务相交换的。显然，这很多的商品，和它们所要交换的劳动比较起来，它们的价值可能因过剩而下跌，正像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与劳动或货币比较起来，会因供给过剩而下跌一样。”马尔萨斯认为李嘉图、穆勒、萨伊等把商品交换简化为物物交换，而不把它看作是利用货币交换是毫无道理的。他举例说道：“当一个啤酒花种植者运一万袋啤酒花到威希尔市场上去时，他决不会想到帽与鞋的供应情况，正象他不会想到太阳上的黑子一样。那么他想到的究竟是什么呢？他想用啤酒花交换什么呢？穆勒先生的意见似乎是：如果说他所需要的是货币，那就说明说话的人对于政治经济学一窍不通。然而我个人却宁可让人说我一窍不通，也仍然要毫不犹豫地明确指出，他所需要的的确是货币”。他还继续写道：“十分令人惊讶的是，许多有名的政治经济学家竟然会不提货币而运用其他例证，根本不管这种例证多么笨拙和不切实际。我想他们是怕人家硬说他们认为财富就是货币。的确，财富肯定并